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慈十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爲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爲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當爲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華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
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
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
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
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
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即說
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優鉢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既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猒足

爾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竪而作是言嗚
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
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爾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爾
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芒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得有得此法　不爲人所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便爲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爲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澌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涸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爾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
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果報諸
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
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
三昧欲使修福衆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
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
視者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漸增長　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　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衆前　讚歎其功德　乃至未來世
彌勒成佛時　亦復讚歎彼　而告大衆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頭陀

少欲知足中　最名爲第一　此名爲迦葉
人天八部前　讚歎其功德
爾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遥於宫殿合
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
如是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壞破過惡草　是名善福田　所種果不虛
爾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
最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
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　我最得自在　天人阿脩羅
愛重尊敬我　晝夜意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衆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爾時帝釋化
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爲老母著弊壞
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爾時尊者見彼夫婦
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
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

須陀食滿鉢奉之爾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
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
說偈言　卷十　五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爲
猶當爲解釋　況我今有疑　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
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　現形貧賤人　羸悴極老劣
衣此弊壞衣　捨毗闍延堂　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　得成勝福業　汝福以成就
何故作觸遶　以食施於我　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爲汝　斷除三惡道　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爾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禮尊者足而
作是言尊者迦葉爲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　獲得諸勝利　資業以廣大

倍生於信心　大德爲我故　而乃遮止我
爾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設施者　猶尚能布施　況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　父母及親友　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離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險難中　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險惡路
資嚴悉具足　施能爲疲乏　安隱之善乘
險惡賊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衆救中最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即是利劍
施爲最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爲杖
爾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
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
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
而不修施聲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復
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猶如甘露
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
力故發心出家欲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
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

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去世時少有歇惡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為向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少醫無能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活為

作是偈已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為體　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者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爾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華開敷手光熾盛掌
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
之言汝何故泣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
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
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譬喻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
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爾時世
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
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
為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爾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
汝出家我於法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
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
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因緣

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
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為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鎔銷則出金　禪定與智慧　猶如雙囊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爾
微善如彼金
爾時尊者舍利弗整鬱多羅僧偏袒右肩胡
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唯願為我說　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　彼人於久近　而種此善根
為得何福田　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因極微
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
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
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　以是為微細　因是盡苦際
如是為善哉　志心歸命佛　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　更無有及者
爾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

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因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爲菩薩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問菩薩言先修苦行尚無所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奈爾時世尊既成佛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

諸波羅奈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　舉體具莊嚴　獨行衆好備
胷廣相炳然　晃曜威德滿　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正　行如大象王　趍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　智行已滿足　深智爲天冠
解脫帛繫首　二足人中尊　法輪王最上
諸天作伎樂　前後而導從　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　嚴駕不如佛　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　象馬車兵衆　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　如大轉輪王　福利衆悉備

未若佛莊嚴　殊勝過於彼　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衆聖　衆生覩容儀　超絶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
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
偈言
誰出妙光明　照曜林山谷　猶如衆多日
從地而涌出　光網明普滿　照徹靡不周
猶如眞金樓　架裝覆其上　又似鎔眞金
流散布於地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麞鹿及雉兎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諦視不暫捨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鬘
出離放逸時　亦皆同喜舞　歡娛出妙音
佛遊道路時　所有衆生類　心眼樂著觀
即奪其二根　不覺自往看　佛行道路時
諸觸佛脚者　七日晝夜樂　最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　身體極柔軟　躡空不履地
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爲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
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
苦行向我等邊即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爲敬禮　但當遥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偈言
面如淨滿月　見之不覺起　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　我等自然起　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爾　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　帝釋自到時　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　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已來　摧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　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　無敢不敬禮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　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　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爲佛捉鉢
敷座取水之者又爲佛洗足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覩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脚支澡盥　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爾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
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
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
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　遠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譬如以泥木　而爲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脚踏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華而敬禮　汝等亦應當　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　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疑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譏刺出惡言　如以及貪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爲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　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即
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　猶不證菩提　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棄大乘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爲正道佛
便爲說離五欲故即爲正道以難苦行亦爲
正道除於二邊爲說中道佛以慈爲首說偈
報言　卷十　十二
唯智能除去　無智愚癡障　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今得智慧　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爲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卧炙棘刺上　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處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沒於淤泥　亦莫苦惱身　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　如月衆所愛　處中亦如是
嗜欲深汙泥　人皆多沉没　苦行燋身心
亦不免此患　捨離是二邊　中道到涅槃
爾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
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若以用智慧　癡縛自然解　以此諸義等
苦身則無益　若以戒定慧　可獲於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滅諸過惡　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　不應捨衣服　飲食及卧具
亦莫於此物　而生樂著心　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　在於火聚所　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　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
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　房舍卧具等　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　於此衆美饌　不應生染著
亦不令捨離　譬如大火聚　體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　種種生利益　然不爲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
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

非是修道法耶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　汝應體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隨事宜可問　汝止疑網林　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怡悅即
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歇惡發足處　甚為難苦行　捨是難苦行
而著於五欲　比丘為云何　而得離於欲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
時憍陳如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
尊我猶未解願佛為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
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
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
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
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
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為
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
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鬱頭藍弗
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
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已力中道說故若
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

之義佛爲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眞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　蛆蟲所啖食　良醫用油治
既不識他恩　反更向醫吹　佛以禪定油
熱以智威德　除我結使蟲　我爲無明盲
不知爲益已　大悲故自來　反更生觸惱
一切諸天等　尚應生供養　於法自在者
今聽我懺悔　我先謂苦行　獲一切種智
愚癡盲瞑故　腎障生是心　我今聞所說
發除無智幕　今始眞實知　自餓非眞法
世尊示世間　趣向解脫道　外道論少義
莊嚴諸言辭　所說辭美妙　多妄而諂僞
欺誑於世間　愚癡自纏繞　善逝言辭廣
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爲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衆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爲生

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并種大小豆示種處已向天祀中爲天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令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爲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爲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方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獲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恩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餘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　天上諸天下　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都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
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
既嚼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
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毗勒果以手擎舉以著
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
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
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
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撻

者皆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祥若爾
極爲善哉如是吉相爲何從來爲出何處檀
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
問言若牛黃者能爲吉事云何彼牛而爲人
等繩拘穿鼻耕稼乘騎鞭撻錐刺種種鞭打
飢渴疲走耕稼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
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
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全在心　不能自救護　況汝磨少許
以塗額皮上　云何能擁護　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
名何物白如雪團爲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
出聲檀越答言名爲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
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經
久乃死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此不爲吉
即說偈言

彼蟲貝俱生　晝夜在貝中　及其蟲死時
貝不能救護　況今汝暫捉　而能爲吉事
善哉如此事　汝今應分別　汝今何故爾
行於癡道路

爾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告檀越言世人名爲如歡喜丸者爲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告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俱共毀落爲爾不耶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若其爾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　不能自全護　又人採取時
枝葉隨損落　又採用作薪　乾則用然火
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爾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爲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　合和說是吉　然實觀察時
都無有吉相　云何相傳習　横說有是吉
以何因緣故　願爲我解說

爾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　一切皆離欲　後來欲事興

離欲入深林　處林樂欲者　還來即向家
唱作如是言　無欲無妻子　不得生天上
多人說是語　謂此語為實　由信是語故
即便求索婦　欲事既以廣　迭互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
為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為人譏呵言
云何似婦女　而作是莊嚴　彼人詐稱說
我乃作吉事　非自為莊嚴　牛黃貝果等
皆是莊嚴具　由是因緣故　吉事轉增廣
一一因緣起　皆由婦莊嚴　愚人心憍慢
謂為實是吉

爾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　讚歎勝丈夫　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　是故應隨順　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眞實　不求於長短　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　事事有原本　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爾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
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四日　惡業雖微細　名爲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彌山　黑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不爲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鹹味
一切諸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　遠離邪爲吉　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　安置吉場上　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　是則名爲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
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音釋　慈七　二十

澌斯義切盡也　盥古玩切　蚠房粉切鼠也　胏芳吠切金藏也